

花城出版社



似水流

孔 良著

似水流年

孔 良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插图 175,000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60册

书号 10261·907 定价 1.60元

目 录

一个剧本支撑起一个剧作家	谢望新 (1)
——关于《似水流年》讨论的发言	
似水流年	(8)
边境度假村	(94)
楚霸王	(170)

DD17/CS

一个剧本支撑起一个剧作家

——关于《似水流年》讨论的发言

谢望新

寒冬时节（一九八五年元月），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举办的“世界电影观摩会”，在北京京丰宾馆开幕。大门厅迎面走来一位中年人。朋友介绍说：“这是孔良。”孔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习惯地以评判的眼光迅速注视了一下孔良：一个过早大腹便便的人，一个表象少见光泽的人，一个可能被敷衍的老实人。

我虔信第一感觉，第一直觉，第一印象。

今天（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被邀请参加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召开的“《似水流年》讨论会”，我才知道，孔良的名字是与享有声誉的《似水流年》联系在一起的。第一感觉、第一直觉、第一印象竟然发生误差，这在我是罕见的。现在，我却必须作出修正：孔良，一个聪明人，一个充溢灵气的人，一个有着独特把握和表现世界方式的人。

一个剧本支撑起一个剧作家。广东电影界不卑不亢地站立着孔良，我由衷地表示敬意。

《似水流年》，与内地先后拍摄的《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在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上，有其开拓性的审美价值。

创作观念上由单一走向多元，由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僵硬、僵死的程式化、模式化，是文坛的一大不幸。不挣脱这种束缚，中国当代电影的霞光就不会升起，它还要紧锁在浓重的雾障之中。现在大量的电影，包括电视、戏剧作品，作者总是迫不及待地向你灌输某种单纯的、倾向性明晰的意念，读者、观众的联想，被阻塞了。

《似水流年》打破了艺术创作上这种从一而终的思维构架。

这个剧本写香港人与内地人在人性、情感上的认同与反差。香港人为主，内地人为客。如果艺术观念陈旧，极易将这种关系强化为极端的政治、意识和文化的差异。现在这部作品里人物活动着的全部环境，都是淡化了的，远景式的，更接近生活的本体，情性的原状。正象女主人公姗姗，二十年后，从香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归。流年似水，她留下和带走的，都是人的情性中的一种永恒的愁怅与期冀。从而构成了作品特有的弦音和韵律。它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细节，都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各种不同生活经历和生活阅历的人，不同生活经验和生活观念的人，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层次的人，都可以在联想中补充对作品内涵的理解，并由此生出绵绵的余音。艺术画面的这种延伸，是生活画面和生活容量的延伸；生活画面和生活容量的延伸，带来读者、观众的思维空间和思维方式的延伸。

我有一个观点，也许偏激，也许过于苛刻，中国这个民族发展迟缓，还与民族的两种素质有关，一是中国人太少幽默，二是中国人太少想象。太少幽默，太少想象，又与汉民族不善舞蹈有关。外国民族，中国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

的。这似乎应该看作是一种意识的开化，开放。幽默与想象，是人类最高的一种智慧。缺乏幽默和想象，思维的空间，心灵的空间，情感的空间，艺术的空间就狭小，苍白，乃至窒息。《似水流年》给人提供了这众多的空间。

审美结构主体由戏剧化走向生活化。我们并不一般地排斥戏剧化、情节化的作品。更不会轻率地否决成功的戏剧化、情节化的作品。但就整个创作，尤其是戏剧、电影、电视的现状来看，过于强烈的、单一的戏剧化、情节化，与现代读者、观众新的审美需求在发生游离。不少戏剧化、情节化的作品，仅仅是为了适应创作者的某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一经树立，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人物的排列组合，进行情节、事件、冲突的拼凑间架。在艺术表现上，则作无限制的、无节制的夸饰。至于那种赤裸裸的、廉价的宣传、说教，简直令你的心痉挛。生活决非这样简化，创造决非这样整齐划一。

《似水流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姗姗与阿珍，二十年后再相逢，童真时代的纯洁无邪与现实中微妙的心态隔膜形成反差，这故事本身蕴含充分的戏剧性的因素。倘若剧作家把这种戏剧性的因素强化，不适度地夸张，就不可能达到现在这样高度生活化的境界，而会成为一部非常平庸、俗不可耐的作品。为了既不人为地削弱这种戏剧性的因素，又使它不失生活的原生面貌，剧作家巧致地采用了散文式的结构。但这仍然是问题的外壳。散文化的结构，不一定能解决戏剧化的问题，不一定能实现这种清新脱俗的创作境界。因为有些散文化的作品，或者作散文化尝试的作品，它的结构，在氛围的渲染和某些画面的安排上是散文式的。但它的骨干

工程——重场戏的设置，又是极其戏剧化的。这就造成了结构上自身的裂痕，给艺术的整体情绪投下了阴影。《似水流年》不会给人不完整的感觉得。它也写重场戏，但又注意细节的充分填补，场景的和谐幽雅，注意重场戏本身的生活化。肯定地说，剧作家在散文形式的运用上相当圆熟和恰到好处。

剧作家解决了两个问题：艺术的节制与艺术的气度；艺术的饱和与艺术的浓缩。不少作家毫无顾忌地滥用感情，滥用生活，没有什么节制。《似水流年》整体的艺术节奏感，内在韵律，是控制得好的。但只有艺术的节制，而没有艺术的气度，又变成狭窄、浅薄。《似水流年》的艺术气度，表现在它由含蕴引动的联想，由联想带来的容量。生活化——细节的充分运用，写实画面的刻意铺排，如果过于饱和，就撑死了。负荷过重，破坏读者、观众的审美情趣。细节、画面是充实的、充沛的，又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删节的，它就为作品所要创造的一种整体的情绪氛围起作用。《似水流年》中的许多细节，如牙签、口红、睡衣、牛屎、风筝、桅帆，你能说它哪一个是浪费的，哪一个不是为人物细微精妙的神态韵味，为作品含蓄待发的情势立照的？艺术的饱和与艺术的浓缩的中介，是创作者的整体的构思，整体的艺术氛围和情绪。

鉴赏观念上由激越向恬淡过渡。我国的读者、观众也面临一个鉴赏观念的自身改造和提高的问题。由于本民族和东方传统文化的资深影响，读者、观众大都接受戏剧化、情节化、性格化的美学观。恋念情节的大起大伏，大悲大喜，跌宕起伏。对于那种淡雅的、素雅的、含蓄的、含蕴的、诗意的格调，相对地说，趣味不高。《似水流年》清纯雅致，但又

凝重醇厚；场景简约，手法平实，但又外延丰富，内涵阔大，给读者、观众留下许多人生的、情性的想象空间。

《似水流年》是孔良第一部正式开拍的电影剧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它是内地剧作家在香港、在海外获得很高声誉的少数电影作品之一。

这里有一个材料可供佐证：

它荣获了第四届（一九八五）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新人、最佳美术等六项大奖。并被评为一九八四年度在香港上映的中国片（包括台湾、香港、大陆）十大片之第一；

它代表香港参加美国第五十七（一九八五）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竞赛，从一百几十部各国影片中选出，进入前三十二名入围角逐；

它在第一届（一九八五）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有各国五百多部影片参加的正式比赛项目中，被评为前八名，进入决赛；

它在一九八五年西德慕尼黑电影节上被作为首映式电影放映；

它荣获一九八五年伦敦国际电影节“优秀影片”奖；

此外，它还参加了美国纽约博物馆电影节、美国旧金山世界影院剪彩仪式，应邀参加英国爱丁堡电影节、美国夏威夷电影节等重大参展或比赛。是代表香港参加最多国际电影节的一部影片。

《似水流年》的成功，将一个非常现实而又严峻的课题推到了我们的面前：中国电影怎么样走进世界电影市场，走向世界？现在讲这样的话，不再会被指责为神经不正常。过去

我们夜郎自大，不会服气的。按五、六十年代的说法，中国电影走不进世界，是因为人家反共反社会主义。往后，我们的影片日趋政治化、政策化。外国朋友，包括电影专家朋友，看了我们的电影，总会产生一种惶惑：你们最好的那些片子，为什么注入那末多的政治性、政策性、观念性的争论？即便翻译作了解释，也不甚了了。因为一项政策的产生，有一个历史的延续过程，还有一个修正和变更的问题。中国电影走不进世界市场，这是受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根本之点，仍然是处理不好民族化与世界性的问题。民族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地方色彩，民情风俗，自然，它包容这些。我以为，民族化除了发扬本民族文化的精华，有着表达本民族思想感情的特有的方式外，主要在于中国民族与别的民族的沟通。没有沟通，别的民族不一定能够理解，能够接受，或者接受和理解得不那末好，不那末准确、完整。世界民族可以沟通，世界大同之尤物是什么？一个是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这是世界性的；再一个就是人类的情感、人性，是各民族之间可以沟通的。《似水流年》的主题是什么？可以说是多主题。但在多主题中，又可以感受到一种内在的韵致。这就是它的淡淡的而悠远的情感和人性主题。情感和人性在美好与非美好，合理与非合理的碰撞中，将击出火花，引起别的民族的共感。既是民族化的，又是世界性的。这才是完整的观点。

中国电影、电视、戏剧，正处在一个动荡的时期，痛苦的蜕变时期。它有一种沉重感和压迫感。这是电影、电视、戏剧主体自身和接受客体要求变革所带来的如同雕塑式、油

画式的一种沉重感和压迫感。《似水流年》及其他一些探索性影片，继文学之后，率先于其他艺术门类，给中国电影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人们寄热望于中国电影开拓的新路。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整理于区庄村新居

附记：这是在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召开的“《似水流年》讨论会”上的发言。现根据录音记录稍作整理，权且作为《似水流年》（孔良电影剧作选）“序”。

似水流年

一

内地公路。

春雨濛濛。

湿润的大地。

一道土岗横贯画面。

红黄色的胶泥，翻在树坑边。一排新栽的小树，嫩叶儿还未缓过劲来。

一阵轻风吹过，树梢儿摇曳不停。

许久……

远处出现一辆内地长途班车，越驶越近……

二

内地公路。

天下着濛濛细雨。

路面泛着一层暗光，长途班车“啞啞”驶过。

被山洪水浸坏的路面，坑坑洼洼，班车驶来，被抛得像

船一样颠簸。

车内。珊珊随着座位一起一落，齐颈的头发给颠乱了，她用手理了理，摇头将发甩到颈后。眼神里依然是一片茫然。

她的前排靠窗座上，一个年近七十，瘦长身躯的老人，一身港装的打扮，贪婪地望着窗外掠过的青山绿水。

她的后排一位农村大嫂时不时弯腰将一只锦花大公鸡的长脖子塞进竹笼，并偷窥一眼是否引起司机的注意，但公鸡总是执拗地将头颈伸出窟窿，并咯咯有声。

她的旁边，一位看来是卖山货的中年农民抱着一大土布包袱侧坐，从包袱里伸出的一条毛茸茸的什么东西，正对着珊珊的脸，随着车子一颠一簸，那东西在珊珊眼前晃上又晃下。

珊珊有点兴趣地注视着毛茸茸的东西，猜测它究竟是什么，神色有些松弛了。

后排有人起身，预备下车。卖山货农民起身让开过道，举起包袱，那毛茸茸的东西差一点碰到珊珊的鼻尖。

珊珊仰头躲避。

三

渡口。待渡的大小车辆排着长龙。

珊珊的那辆班车驶来停下。

几个卖柑子的小贩向港装打扮的顾客兜售，那位老港客蹲下来挑了，也有几个走到了珊珊跟前。

珊珊不感兴趣摇摇头表示不买，走去坐于江边石栏杆上，望着逝去的江水出神，好半天才长长吁了口气。

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结实而机灵的男孩子提了两只用胶布粘过的超级市场胶袋来到她的面前，剥了一个柑子递上嘴边：“不要钱的，尝尝……”

珊珊取了一瓣吃了，酸得皱眉，摇摇头。

小孩解释道：“柑子总比不过甘蔗甜啦！”

珊珊不经意地反驳：“噢，柑子都是酸的？”

小孩即说：“你见过大世面，比我懂。”

这小孩引起了珊珊的兴趣：“你好会说！”

小孩赶紧把气氛缓和下来，亲切地轻声说：“老实说，这袋甜。就是贵一点。”他从左手那袋里又剥了一只，递到了珊珊的嘴边。

珊珊吃了，觉得尚可，点了点头。

孩子迅速将左手一袋倒在右手那袋里。

珊珊阻止不及：“哎，我买甜的那袋！”

小孩表示无法挽救地：“你不早说，不好拣啦！”又转亲切地：“你放心，里面甜的多！”

珊珊付钱：“你真会做生意！”

小孩凑上前来，轻声然而带着几分自信神情：“我是做生意的老师。”接过了钱。

珊珊先是没听懂，后来明白地苦笑了笑。

四

渡轮上。

那老年港客伫立在船旁，遥对东岸的一株高大挺拔、状如华盖的大榕树，自言自语，感触万千。

姗姗在旁，轻轻问：“你是状元村的人？”

老人点头：“是的，你也是？”

姗姗：“是。”

老人含着希望：“你是庄家的？”

姗姗：“不，我姓朱。”

老人卑微起来：“喔，我是庄家的。”转问，“回来探亲啊？”

姗姗：“我回来是奔丧的，奶奶刚去世。”

老人同情地：“哦。”

姗姗：“你呢？”

老人：“我是退休回来住的。”

老人迟疑了一会，终于掏出了一封已经有些揉旧了的信：“我眼不太好。儿子寄来一封英文信，又看不懂。请你帮我看。”

姗姗看信封：“哦，你儿子在美国加州大学念书？”

老人马上接过话：“哎。这是老三，最聪明了！老大在澳洲打工，二女在加拿大，也结婚了。”

姗姗随口称道：“你有福气啊。”

渡轮靠上了码头，人们争相上岸。

卖山货的农民给人挤了一下，手中包袱跌落，一只拳头大小的东西正好砸在姗姗脚面上。

姗姗定睛一看。原来是只晒干的猴头，带着耳朵头毛，活像个婴儿骷髅。

姗姗耳边响起了医用刀钳碰撞令人寒栗的咔嚓声。

她感到恶心，抑制自己。

眼前出现了诊视间环境摆着的一系列胎儿标本——自一两个月到临近出世。胎胚长久浸在药液里，被泡得发白，

散发出一股死亡气息……

堕胎医生卸下口罩，俯身来看自己……

刀钳撞击的咔嚓声……

老人扶着眩晕的姗姗：“朱小姐！朱小姐！”

姗姗睁开眼睛。

老人：“我扶你下船吧？”

姗姗感激地点头。

老人扶她走下铁甲板，才踏上岸，又被后面推单车的挤了一下，刚买的柑袋被挤掉。

柑子洒落一地。

老人忙蹲下去拣，又要顾及姗姗，一时手足无措。

姗姗朝他摇摇头，示意别拣柑了。

老人扶着姗姗坐于渡口边一根圆木上，道：“你在这里坐坐，我去村里喊人。”

姗姗点头。

老人匆匆朝大榕树下的村庄走去。

五

村口。

一膘悍的青年仔望着东岸渡口上来的人群，见有人拐向小路，便骑单车驶来高喊：“忠叔，来啦！来啦！”

被叫忠叔的那个五十出头、矮小健壮的汉子一挥手。

一个身材肥胖，教师模样的男青年按下录音机，他颈间挂着的哨子随动作而晃动。

录音机里放出了广东音乐。

排成夹道队列的小学生们呼喊：“热烈欢迎港澳同胞回乡探亲！热烈欢迎港澳同胞回乡定居！”

老人气喘吁吁走近：“渡口……”

忠叔不由分说，从旁边的人手里拿来一只脖颈上系着红绸带的大鹅，朝老人手里一放，自豪地：“这是状元鹅，地区得奖的！”

老人只得抱住，又想开口：“渡……”

忠叔伸手，老人只得相握。

忠叔又来抢拿老人的行李，“吃饭！吃饭！汤凉了！”忽然记起，“哎，还有一个女的，你们香港的。”

老人：“她……”

忠叔已经明白了：“噢，不是一个单位的。”

老人这才喘过气：“她在渡口晕了。”

忠叔：“哎呀！”着急的解开那一直扣到脖颈的中山装扣子。

人群中挤出个浓眉大眼，狮鼻宽脸的男子，接过报信青年仔的单车，朝渡口踩去，骑了十来米，猛刹住，回头，憨憨地向忠叔请示：“谁去接她呀？”

忠叔既信任又责怪：“不就是你么？快去！”

男子骑车风快去了。

忠叔：“我们吃着等吧，汤快凉了。”又来抢拿行李。两人扯了一会，老人抢不过他，便随他拿了。忠叔忽又越过人头，朝远处的一个人喊：“哎，到大队要电哪！吃了晚饭按先后灌各家的责任田！”

老人边走边从口袋里拿出红包分给小学生们。

忠叔督促学生：“不谢谢超公！”

孩子们：“谢谢超公！”

一个十二三岁，白净胖脸的小姑娘接着红包，既高兴又不好意思。

那骑车的男子已经驶远，拐上了公路。

六

宽阔田野里的小路。

刚下过雨，路中央有点泥泞，干的地方又有点高低不平的石子，但路边单车常走的地方较为坚实平坦。

男子推着单车，姗姗坐在后架上。他为了让姗姗坐得舒服，将车轮推在干实的平坦处。

姗姗见他赤足踩在石子上，于心不忍，便说：“孝松，你上来！我不怕颠的。”

孝松想了想，将车推至路中，骑上来踩，车快但也颠了。

车轮碰到一块较大石子，姗姗被震了一下，孝松赶紧下来。

姗姗苦笑笑。

孝松憨笑笑。

他看了她一眼，便自己踩在干燥平坦处推车。

车轮在路中央滚动，又入泥潭，溅起污水。

孝松怕泥水溅到姗姗裤子上，便将车转往路边推，自己踩在泥潭里。

姗姗一笑，忽地下车，不小心，踩在稀泥里。

孝松着急地：“哎呀，你怎么下车来了？”

姗姗掠了掠头发：“我好多了。”

